



服部文庫  
417  
320  
6





117  
320  
6

理氣人欲五則

陰陽五行二則

五常一則

極二則

學子以則

輯名考注下之三

下末上

服部文庫  
117  
320  
6





理氣人欲五則

事物皆自然有之以我心推廣之而有見其必  
 當若是與必不可若是是謂之理凡人欲為善亦見  
 其理之可為而為之欲為惡亦見其理之可為而為  
 之皆我心見其可為而為之故理者無定準者也何  
 則理者無適不在者也而人之所見各以其性殊  
 則飴一焉伯夷見之而曰可以養老盜跖見之而曰  
 可以汰樞呂氏春秋異用篇仁人之得飴以養疾侍  
老也跖與企足得飴以開閉取捷也淮南



子說林訓柳下惠見銘曰可以養免盜  
是無它人各  
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故殊也故理苟不窮之  
則莫能得而一焉然天下之理豈可窮盡乎哉惟聖  
人能盡我之性能盡人之性能盡物之性而與天地  
合其德故惟聖人有能窮理而立之極禮與義是也  
故說卦所謂窮理者聖人之事而凡人之所不能也  
故先王孔子之道言義而不言理是豈廢理哉苟能  
執先王之義以推其理則所見有定準而理得故也

在宥篇說不邪是  
亂于德也說義則  
是悖于理也又  
文秋水篇知道  
者必達於理達  
於理者必明於  
權又盜跖篇名  
利之實不順於  
理不監於道又  
無為君子從天  
理又漁父篇同類  
相從同聲相應固  
天之理也

理者人所皆見故不待言之也老莊之徒盛言理者  
莊子刻意篇去知與故循天之理又繕性篇夫  
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  
王之道故也貴自然故也親而登之其次畏之其次  
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德分其  
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言先王孔子之所不言者以喻人故曰理義之悅我  
猶芻豢之悅我口  
但其以義連言者孔子  
之澤未斬耳及至宋諸老先生生於千載之後其操  
志之銳直求為聖人而不得其道也昧於百言而不



師古自小二以望  
大數則有輕重不  
同也

得其說也獨喜孟子之若易讀而求諸已心則不得  
不求諸其理焉是其以理為第一義者弊之所以必至  
也夫理者事物皆有之故理者纖細者也宋儒之意  
謂合其細可以成其大矣豈其然哉銖々而求之至  
鈞而差寸寸而求之至丈而差漢石百枚乘傳夫銖々而稱之至石必差寸  
寸而度之至丈必過郊氏曰石百二十斤張曼曰乘  
所轉四万六千八十銖而至於石合而稱之必有盈  
何者凡人所見者小而聖人所見者大也所見者  
大則小者不遺聖人之所以不可及也人苟循聖人

之教而得其大者則小者自不失焉其或雖失之亦  
無大害焉何則不失其大者故也大者何禮與義是  
也聖人之所立極也宋儒之尚理其究歸於不師聖  
人而自用是其所以失也故雖不學之人苟能思則  
不為非理之事若夫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則非君子  
不能辨之者孟子離婁下篇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不學故也  
世之為宋儒者猶且不以為然必將曰禮義者誠聖  
人所立也然苟不知聖人所以立禮義之理而從守



其所謂禮義者則非禮之理禮非義之義所由生焉是  
宋儒務窮理之意云爾殊不知是其欲勝聖人而上  
之者亦不自揣之甚者焉何也是不循聖人之教而  
先欲獲聖人之心者也天下豈有之哉聖人之教詩  
書禮樂習而熟之默而識之則聖人所以立禮義之  
理亦可得而見之已然人之知有至焉有不至焉安  
可強也其知不至焉者則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  
使知之論語表伯篇 是雖聖人亦不能使皆知也今必欲

使學者先知其理而後行之則亦欲使學者人各操  
聖人之權也是安用夫聖人哉故窮理之失必至於  
廢聖人也仁齋先生曰道以所行言活字也理以所  
存言死字也聖人見道也實故其說理也活老氏見  
道也虛故其說理也死語孟字義聖人每以道字為  
後世儒者倘捨理字則無可言者矣其所以與聖  
人相齟齬者何哉曰後世儒者專以議論為主而不  
以德行爲本其勢自不能不然且以理爲主則必歸  
于禪莊蓋道以所行言活字也理以所存言死字也  
聖人見道也實故其說理也活老氏見道也虛反其  
說理也死聖人每曰天道曰天命而未嘗曰天理曰











其所謂乃古不易者亦唯四德之象耳更有元亨利  
則是宣足以盡天道之全哉故能然而藏之者精粗  
本末一以貫之何必以理氣為說乎且其說必至謂  
天地積氣也日月土石人物草木皆氣也性理大全  
理氣總論  
朱子曰天地初開只是陰陽之氣這一箇氣運行磨  
來磨去磨得急了便撥許多查滓裏面無處出便結  
成箇地在中央氣之清者便為天為日月為星辰只  
在外常周圍運轉地便只在中央不動不是在下  
則其所謂氣者亦非古言矣如仁齋先生所謂天地  
之間一元氣而已語孟字義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其各加一字於陰陽字上者蓋所

魁

以形容夫一陰而一陽而又一陰往來消要之  
長運而不已之意也蓋天地之間一元氣而已  
皆非聖人敬天之意則君子所不取也  
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周易上  
係辭傳  
之宋儒理氣之說又據此文以道為理以器為氣可  
謂大謬已凡大傳所謂器者皆器用也如曰乘也者  
君子之器也曰以制器者尚其象曰備物致用立成  
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共上繫  
辭傳文曰嗛者禽也弓  
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又



曰象事知器共下繫是豈氣之謂哉如包犧氏為網  
罟蓋取諸離神農氏為耒耜蓋取諸益下繫易本有  
取象作器之義故云爾形而上者謂器未成形以前  
唯有易道耳至於其成形之後始有其器也皆主制  
器言之下文遂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  
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皆贊易之言道  
器變通事業皆以易言之耳如上章曰闔戶謂之坤  
闔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

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  
民咸用之謂之神是又不以道器對言其義可以見  
已豈非大謬乎如仁齋先生以生風是扇之道脊骨  
之類是器伊語孟字義道體二字不經見自宋儒發之  
以下無聲無臭所以然之理上為道體而就二家之說論  
之伊川之說自庶幾於一陰一陽之謂道之旨但不  
可立道體之名焉耳然易以氣言伊川以理言則其  
說雖甚似然意則異矣若晦庵之說於聖人之書本  
無斯理蓋淵源老莊虛無之說來或曰朱說本出於  
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之說曰此粗  
聞朱說而誤會其義耳論其主風是說之道紙  
骨之類是器猶炎上是火之道潤下是水之道也朱



子之意以為扇之生風是器其所以生風之理是道非也宜可指器而為善乎亦昧乎形而上下之文皆不知承諸辭之失也學子易之道固當廣推一切而後易始成用然苟不先明其辭氣而欲廣推一切謬之所以生也人見道字動輒曰是聖人之道也曰是天道也如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殊不知下文所謂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豈非所謂一陰一陽者乎合二者觀之所謂道者變通之謂也非易道而何其所謂器者凡如先王制作禮

樂君子學以成其材德及治邦安民設其方畧亦皆器之喻也然苟非先明變通之為道則不能為之是形而上下之義也本非語造化者焉夫學易固當廣推一切然其文各有所指豈容渚乎故易道與天道先王之道所指自別後世不知古言主理不主辭所以失也

浩然之氣始見孟子孟子公孫丑上節我知其所謂氣者非天地之氣矣又非若宋儒所謂理氣之氣矣



南史劉穆之傳中  
子式之子瑀使氣  
尚

敢

乃勇氣之氣也如史傳所謂使氣恃氣負氣之者也  
史記律書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神生於無形成於  
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漢書李  
布傳人又言其勇使酒進師古曰言因酒而洽洽而  
使氣也莊子達生篇紀渚子為王養鬪雞十日而問  
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五代史周太祖紀李  
繼韜募勇散士為軍卒太祖年十八以勇力應募為  
久負氣好使酒本主說大人言之家語載曾子之行  
繼韜特奇之  
曰見大人浩浩孔子家語弟子行滿而不盈實而如  
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博無不學  
大人也常以浩浩是為壽是曾參之行也  
是其所  
祖述已古之君子禮樂以成其德自然不預獲於貧

賤不充詘於富貴

鄭玄注禮記儒行篇云 賤不充詘於富貴失志之貌也充詘歡喜失節之貌

故不待養浩然之氣也觀孟子集義所生

公孫丑上篇是集義

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 則其將禮樂既壞故有養浩然之氣之

說也孟子方戰國之世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傳

食於諸侯滕文公下篇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 攘

臂張膽以與百家爭衡故浩然之氣亦言其所自得

者乃所以為孟子也學者諸

天理人欲出樂記其言曰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



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乎？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而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入，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存逆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

樂記之文止于此

性之欲也即好惡之心也時其文音讀其禮樂以節之

此是論先王制禮樂以治民之意，乃論說之言也。所謂人欲者，即耳目口腹之欲，而平其好惡而已。初非

求人欲淨盡也。論語顏淵篇朱注：又言為仁由己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所謂天理者，指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

人之所以殊於禽獸者，而即所謂天之性也。亦非若宋

儒所言者矣。人生而靜者，謂其嬰孩之初，好惡未若

其是甚之時也。是非貴嬰孩之時矣。其所謂靜者，亦非

若宋儒所謂寂然不動矣。周易上系辭：程傳子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

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之故。

周易上系辭：程傳子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



△性理大全為學  
總論靜字條勉  
齋黃氏曰寂然  
不動心之體也  
非自  
事物未接思慮  
未萌湛然純一  
如冰之止也  
之平則其本靜  
矣蔽交於前其  
中則憂情欲熾  
而益湯感物而  
動者既失其節  
寂然不動者亦  
且紛紜膠擾而  
不能以頃刻寧  
動靜相因展轉  
迷亂天理日微  
人欲日肆矣

具備元无少欠不為竟存不為祭亡父子君臣常理  
不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雖不動感便通感  
亦指其好惡味甚之狀以形夫後來好惡之踪  
動也唯樂道性情故以好惡動靜言之如下文所謂  
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可以見已是皆論說  
先王制作禮樂之意也宣以天理人欲為工夫之條  
目哉以天理人欲為工夫之條目者自程子始性理  
性理論仁程子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亦以理  
言者也以心言則知此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  
毫人欲之私以問之也如夫子稱回心三月不違仁  
程子謂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及雍

也不知其仁等類皆是以心言者也以事言則只是  
理當而無私心之謂如夷齊永仁而得仁殷有三仁  
及子文之忠文子之清皆未知焉得仁等數是也若  
以用事言則只是去人欲復天理以全其本心之德  
而已矣如夫子當時答群弟子問仁雖各隨其才  
質病痛之不同而其旨意所歸大槩不越乎此  
程子與邵子善而服其聰敏蓋見邵子之數加一倍  
法陰師其術以御聖人之道耳伊洛淵源錄或問堯  
他只見得天理進退萬物消長之理便敢做大於聖  
人門下學上達事更不施工所以差却堯夫精易之  
數事物之成敗終始人之禍福條短算得來無毫髮  
差錯如指此屋便知起於何時至某年月日而壞無  
不如其言然二程不貴其術明道云堯夫數欲傳與  
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要學須是二十年工夫堯

即連節先生行狀遺書卷之五條之一



夫初學於李挺之師禮甚嚴雖在野店飯必攔坐  
必拜欲學竟夫亦必如此伯淳聞說甚熟一日曰監  
試無事以其說推筆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  
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大玄都伊濟事堯夫驚撫其  
背曰大哥你怎恁地聰明他日他川問伯淳加倍之  
數曰都忘之矣曰歎其心無偏繫如此見蔡語錄  
**邵子之學數也**性理大全西山蔡氏曰皇極經世之  
本於伏羲卦圖但其用字立文自為一家引經引義  
別為一說故學者多所疑惑要當且以康節之書及  
覆涵泳使倫類精熟脉絡通貫然後自得若其宗要  
則明道先生所謂加一倍法也是故由用而之體則  
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  
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即體而之用則自六  
十四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十六自十六而八自八  
而四自四而二自二而一者太極也所謂一動一

靜之間者也蓋嘗謂體天地之撰者至於易而止矣  
不可以有加矣揚氏之大玄八十一首關氏之洞極  
二十七象司馬氏之潛虛五十五行皆不知而作者  
也天奇地耦之畫陽九陰六之數四千九百有六之  
變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策有以加乎此哉康節之  
學雖作用不同而其實則伏羲所畫之卦也故其畫  
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盡天地體用以暑寒晝夜風  
雨露雷盡天地之變化以性情形體走飛草木盡萬  
物之感應以元會運世歲月星辰盡天地之終始  
以皇帝王霸易書詩春秋盡聖賢之事業自秦漢  
而已耳本於易易以替疑決幾故萬物觸目析為  
兩片固其所也程子之學貴知主見之而苦夫聖人  
之道渾々爾故備邵子如一倍法折以二之取諸樂

借加



記之文以飾其言自是之後遂為後世儒者之常言也然其所指以為天理人欲者既非樂記之意而其以為工夫之條目者亦大戾於先王孔子之教焉蓋先王孔子之教養以成其德則惡皆化為善矣豈有二者之目哉宋儒之學貴知主見之專以是非之心見之故必欲析為兩片者亦勢之所必至也故欲闢佛氏之陷於彼真如無明菩提煩惱之說傳燈錄六越州大慧海禪師錄有三藏法師問真如愛易否師曰有愛易三藏曰禪師錯也師卻問三藏有真如否曰有師曰

尚  
苦無愛易決定是凡僧也豈不同善知識者能迴三毒為三聚淨戒迴六識為六神通迴煩惱作菩提迴無明為大智真如若無愛易三藏真是自然外道也三藏曰若爾者真如身有愛易師曰若無真如有愛易亦是外道曰禪師適來說真如愛易如今又道不愛易如何師曰若了之見性者如摩尼珠色說愛亦得說不愛亦得豈不哀哉

起信論義記曰真者非偽妄如者性無改異法界次第云無明迷惑不了之心名為無明翻譯名義集曰菩提覺也又云肇師云道之極者稱曰菩提又煩惱惑業滿煩惱菩提體元一矣涅槃生死見有二云云別行記云任運起者名為煩惱止觀云氏曰煩之法惱亂心神力心作煩念心得腦

陰陽五行二則  
陰陽者聖人作易所立以為天之道者也所謂極也

周易說卦上  
之道曰陰與陽

法寶象名篇



學者以陰陽為準以此而觀乎天道之流行萬物之  
自然則庶或足以窺之也然至人事則不然何則聖  
人不立此以為人之道故也後世說陰陽者其言曼  
衍遂至被之人之道謬矣且為<sup>易</sup>主占筮以稽其疑以  
決其幾故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不出  
奇偶則亦不出陰陽判以為二故也聖人之道主行  
之行之者貴一是其所以不與它經同也學者察諸  
五行始見虞書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尚吞大禹  
謨禹曰水

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帝曰俞  
地乎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是言  
地上之六物也利用厚生之道所用之材不出是六  
者然五行之名則至洪範始有之曰一五行一曰水  
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  
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  
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二五事一曰貌二曰  
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  
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又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  
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  
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傳其學者  
遂以五行合諸五事庶徵以為人君之德感天之事  
也其以五行配諸五味則傳記所謂五聲五臭五色  
之類日令孟春之月其音角其味酸洪範時既有之而所  
謂雨暘燠寒風亦始以天之五氣言之蓋天地之  
間物無算而不出水火木金土五者動物無算而亦

不出羽毛羸鱗介五者聲色臭味亦無算而不可得  
而端倪也聖人各以五紀其類以象之而後人始得  
以別焉日月亦無算也以干支紀其名而後人始得  
以命焉物之數不可得而窮極也聖人立一二三四  
五者聖人所立以為萬物之紀者也辟諸富商以  
記號別其貨豈必有其理哉亦御繁之術曰然聖人  
之道奉天命以行之故其立數紀物亦有所法象天



青

地以神明其德是五行之說所以興也祇洪範五事  
庶微以類相感醫書五運六氣及声色臭以察人  
臟腑素問金匱真言論篇帝曰五藏應四時各有收  
受乎岐伯曰有東方青色入通於肝開竅於目  
藏精於肝其病發驚駭其味酸其類草木其畜雞其  
穀麥其志怒四時上為歲星是以春氣在頭也其音角  
其數八是以知病之在筋也其臭臊南方赤色入通  
於心開竅於耳藏精於心故病在五藏其味苦其類  
火其類火其畜羊其穀黍其志喜四時上為熒惑星是  
以知病之在脈也其音徵其數七其臭焦中央黃色  
入通於脾開竅於口藏精於脾故病在舌本其味甘  
其類土其畜牛其穀稷其志思四時上為鎮星是以知  
病之在肉也其音宮其數五其臭香西方白色入通  
於肺開竅於鼻藏精於肺故病在背其味辛其類金

史記殷本紀伊陟  
替言于巫咸巫咸  
治王家有成作咸  
父又帝祖乙立殷  
復興巫賢任職

其畜馬其穀稻其志怒四時上為太白星是以知病之  
在皮毛也其音商其數九其氣暉北方黑色入通於  
腎開竅於二陰藏精於腎故病在谿其味鹹其類水  
其畜彘其穀豆其志憂四時上為辰星是以知病之在  
骨也其音羽其數六其臭腐故善為脈者謹察五藏  
六腑一逆一從陰陽表裏雌雄之紀藏之心意念於  
皆似實有其理者焉意者殷人貴鬼禮記樂記篇  
殷人尊神率  
民以事神先尚書君奭巫咸人  
王家在祖乙時則  
鬼而後禮 巫咸巫賢世為大臣  
有若洪範蓋巫者所傳其所以藉是箴人君必別有  
其術而今失傳也如醫書五運六氣借支以明天  
地之氣感人生疾耳素問天元紀大論篇帝曰願聞  
五運之主時也何如思史臣曰

率



五氣運行各絡暮日非獨主時也又五運行大論篇  
畧史臣曰土主甲乙金主丙寅水主丙辛木主丁壬  
火主戊癸子午之上少陰主之卯酉之上太陽主之辰戌之上  
寅申之上少陽主之卯酉之上太陽主之辰戌之上  
太陽主之巳亥  
之上厥陰主之  
声色臭味亦借五行以為藏府之紀  
耳故醫之抱五行者不能療病而諸史五行志祇使  
人不信天道豈非流五行之故乎又如易本以二四  
八五數上系辭易有太極々々生二兩  
而不一與五行相  
干焉其所謂天數五地數五同上亦未嘗言五行而  
漢儒乃以五行傳會漢會五行志天以三三生木地以四四生

奎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陰陽易位故曰  
妃以五成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  
水以天一為火二牡木以天三為土十牡土以天五  
為水六牡火以天七為金四牡金以天九為木八牡  
陽奇為牡陰耦為妃故曰水火之牡也水火之妃也  
於易坎為水為中男離為火為中女益取諸此也謬  
之甚者也後世弗之察陰陽五行遂為儒者常言其  
說牽強殆乎不可通焉

五常一則

五常始見泰誓尚局泰誓下合商王受押侮五常未  
審何謂也仁義禮智並言者始見孟子及喪服四制

急  
怨



評

見辨道第  
八章考註揚  
註五行五常仁  
義禮智信是  
也

也

孟子告子上篇仁義禮智非由外鑿我也我國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又盡心上篇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禮記喪服四制思者仁也理者義也節然未以爲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智人道具矣

五常然荀子譏子思孟子造五行荀子非十子篇略法先王而不知

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遠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媚之孟軻知之世俗之溝猶稽儒確々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之遺也

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則豈勝孟子邪至於漢儒始以仁義禮智信爲五常以配諸元亨利貞水火土金水

漢晉董仲舒傳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尚書益稷篇出納

見辨道第  
八章考註又

傳

文詩大雅烝民

鄭箋天之生衆民其性有物象謂五行仁義禮智信也孔疏引中庸鄭註爲証

五言孔安國出納仁義禮智而宋儒因之性理字義

五者亦謂之五行性就造化上推原來只是五行之從仁在五行爲木之神在五行爲火之神在五行爲金之神在五行爲水之神在五行爲土之神在五行爲木之神在五行爲火之神在五行爲金之神在五行爲水之神在五行爲土之神

位北而土無定位只寄處四位之中木屬春火屬夏金屬秋水屬冬土無專氣只分寄旺於四季之間五行無土便都無所載猶仁義禮智無信便都不實了只仁義禮智之實理便是信今却易曉仁義禮智須逐件看得分明又要合聚看得脈絡都不亂

然史記樂書以仁義禮智聖配宮商角徵羽而無信

史記樂書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

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



故樂所以內輔正孟子亦曰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

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

道也盡心下篇則與之合焉王弼以貞配信為水

王弼此說未見所在但孔穎達乾文言正

於時為冬又曰元則仁也亨則禮也利則貞

義也貞則信也云二此蓋據王說來者焉則諸家殊

為孔安國註孝經以父慈子孝兄弟夫婦順為五

常按孝經當作尚昏注文又當則大殊焉可見皆出

於一時論說之言而古所不傳已至於宋儒則元亨

尚書舜曲帝曰契百姓不親五  
品不遜汝作司寇  
敬敷五教在寬  
孔安國傳五教  
謂五常布五常  
之教務在寬  
以得人心孔穎達疏文公十八年左傳布五教於四方公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布五常之教也又秦誓孔  
安國傳輕視五常之  
教侮慢不行孔穎達疏五常即五典謂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見

利貞仁義禮智信四德五常為儒者第一義而未肯

敢議之者皆不知古之失也

極二則

極者謂先王立是以為民之所準據者也詩曰思文

后稷克配被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周頌思又曰商

邑翼々四方之極商頌殷大學曰是故君子無所不

用其極周禮曰以名民極家宰洪範曰皇建其有極

祭義曰因物之精制為之極皆之也漢儒訓極為中



見蓋先王建之以使賢者俯就而不肖者企而及之  
故極有中義非直訓中也朱子以為至極之義朱  
注詩經曰極至也從之至也又朱子語類  
中不可解做極極無中意只是在中乃至極之所為  
北極之極至極之名中如屋極亦只是在中為四  
義標準之名中向所標準故曰以為中如屋極亦只是在中為四  
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為者也

萬民標準也先王之道立人所皆能者為教豈至極  
之義哉祇人所皆能者莫至焉則亦在所見如何耳  
見極之義矣是其意謂人君躬行人倫之極以為  
萬民標準也先王之道立人所皆能者為教豈至極  
之義哉祇人所皆能者莫至焉則亦在所見如何耳

然極字之義以準據為主意它皆傍意如北極亦人  
所以為準據也

漢書律曆志大極元氣  
始也又云大極中央  
元氣故為黃鐘注孟  
即是一太初太一也  
故老子云道生一即此太極是也  
康曰元氣始起於子  
又謂混元既分即有天地故曰太極生兩儀即老子  
去分之時天地人混  
云一也河上公章句云道姓所生者一也此三  
合為一故子數一師  
陰與陽也陰陽生和清濁二氣分為天地人也此三  
古曰函讀與含同  
也此等語說雖非直指大極為元氣大意自明矣  
宋儒以為理之尊稱性理大全理氣總論朱子曰太  
極者象數形而其理已具矣  
稱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北溪陳氏曰太極之  
物而在五行所稱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北溪陳氏曰太極之  
具之箇理而已因其極至故名曰極



故強名曰極

至妙至矣。盡矣。不可復加矣。皆非也。易謂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  
爻也。太極者謂聖人所立以為準據者也。易六十四  
卦三百八十四爻皆莫非示民所準據者是則又其  
統會者故曰太極。即說卦傳所謂立天之道曰陰與  
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也。故  
大傳又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上擊 擊繫 豈不然乎。蓋  
伏羲仰觀而俯察以見夫無通非陰陽剛柔者。河圖  
之數五十有五。上擊 擊繫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  
天數五地數五。位相而合。天

五

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  
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見天無通非  
奇偶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豈它哉。以見夫陰  
陽剛柔之中。又有剛柔陰陽。無有窮盡。故畫之。取故  
唯陰陽剛柔。易所由出。讀易者亦必以此為準據。可  
以得其義也。由是而畫一畫者二。是兩儀也。又畫二  
畫者四。是四象也。又畫三畫者八。是八卦也。老子亦  
學易者。故多說謙損。卑退之道。老子 功成名遂身退  
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覆。是以聖人萬物  
去者去。去泰又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  
王公以為禍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之類

其所謂一生二二生三者亦是義解其書者乃曰道

生天地是一生二天地生人而三才立是二生三

逸注老子曰一太極也夫道生天地得言一生二天

地生人豈得言二生二乎亦不知而妄說已漢儒以

兩儀為天地見上註又遠矣生於度量本於太一太一出兩儀

儀天地也出生也亦其意而傳會以乾元坤元故曰

太極者元氣也夫乾元坤元傳既分而言之豈有二

元氣乎且一元氣渾々尔何以得謂之極哉凡古所

謂極者皆所以示民也必不然矣宋儒貴精賤粗故

立理氣之說而以理為大極然大傳三極之文其謂

之何其安可知已大氏極皆以易見者言之使人不

惑而諸老先生乃以其高妙難見言之使人惑亦不

知古言故也

學九則

學者謂學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在諸書禮樂故學



程頤左傳序優而  
柔之使自求之厭  
而飲之使自求之  
若江海之浸膏澤  
之潤漉然水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

之方亦學詩書禮樂而已矣是謂之四藝又謂四術  
禮記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之詩書  
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養之府也禮樂者德之則也德者所以立它也養者  
所以從政也故詩書禮樂足以造士然其教之法詩  
曰詩書曰讀禮樂曰習禮記內則十有三年學樂誦  
誦舞勺文王世子冬讀百典  
書者詔之月令孟夏之  
日乃命樂師習合禮樂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  
書假以歲月隨陰陽之宜以長養之使學者優柔厭  
厭于其中藏焉脩焉息焉游焉自然德立而知明焉

禮記學記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  
息焉游焉鄭玄注藏謂懷抱之修習  
也息謂作勞休止於之自游謂閒暇無

事於之游

述而篇

要在習而熟之久與之化也是古之教法為爾論語  
所謂博文約禮者是也子罕篇顏淵之語雖然先王之道所  
以安民也故學先生之道而不知其所以然則學不  
可得而成矣故孔門之教必依於仁苟其心常依先  
王安民之德造於於是顛沛於是終食之間不敢與  
之離則德之成也速而可以達先王之心也雖然先  
王安民之德大矣故孔門之教又必依中庸所謂孝  
弟忠信是也辟如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由此以

述而篇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如登宮而自卑之類  
君子依乎中庸又曰  
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

進庶乎足以則改高明廣才之域其說具於論語中  
庸也者其力仁之本與又顏淵曰克己復禮為  
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  
哉中庸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又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治身則知所以治  
道辟如行遠必自邇如登高必自卑之類  
學者所當竭力也是孔門之  
教非故求勝於先王之教蓋世衰賢者不用退而獨  
善其身者不為鮮矣則或忘斯道為先王安民之道  
者勢之所至也故孔門之教以依於仁為成德之要

焉世衰民不興所中庸之德乃鮮矣蓋之不立何以  
能學故孔門之教又以孝悌忠信為進德之本焉是  
以雖千萬世之後學聖人之道者必以詩書禮樂為  
本業以依仁與中庸求成其德則亦為不鮮於先王  
孔子之教也

朱子論語集註曰學之為言效也後覺者必效先覺  
之所為學而篇註一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  
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  
善而復仁齋先生曰學者效也覺也有所效法而覺  
其初也



悟也。學字之訓兼此二義。而後其義得盡矣。所謂效者，猶字書之初，只得臨摹法帖，效其筆意點畫也。而所謂覺者，猶學書既久而後，自覺悟於古人用筆之妙也。語孟字義學者效也。覺也。有所效法而覺悟也。按古字學即今效字。故朱子集注曰：學之為言，效也。白虎通曰：學，覺也。覺，悟所不知也。字之訓兼此二義。而後其義始全矣。所謂效者，猶字書者初只得臨摹法帖，效其筆意點畫。所謂覺者，猶學書者既久而後，自覺悟於古人用筆之妙，非一義之所能盡也。

是二先生皆不務學聖人之道，而務學聖人者耳。故欲效法聖賢所言所行，以悟聖賢之心，辟諸大匠授

人規矩，而其人不得其規矩以學之，乃欲效法大匠之所為，以悟其用行之妙，則其不傷手割鼻者幾希矣。豈不謬乎！且學之為言，効也。本言効之音轉為學之音。已然効學一分，豈可即以學為効乎？徒以字義為解，苟使無先王教法，猶之可也。今舍先王教法而欲從其所好，乃旁援字義為之解，適足以見其不學之過。已且孔子之所傳，非六經乎？當其時亦安知有所謂論語孟子者哉？蓋宋儒以論語孟子合諸大學



中庸命曰四書加以小學近思錄之類以立一家之  
學其意既已并擊六經昭公九年文武成康之建母  
豈如弁髦而因以蔽之童子垂髦始冠必三加尚  
冠成禮而棄其始冠故言弁髦因以蔽之弁未冠也  
且有所忌憚而未敢明言之今觀世之傳其學者可  
以見已至於仁齋先生乃公然抗言而曰三代之時  
教法未立學向未闢直至孔子始斬新開闢猶日月  
之麗于天而萬古不滅故三代以前之書當以三代  
以前之說求之孔孟之書當以孔孟之旨解之當字義

果其說之是乎孔子所苦心訪求者乃為無用之長  
物而明人孟子之功反大於孔子豈不妄說之甚夫  
故不本諸先王教法而別立學問之方者皆非孔子  
之旨學者其思諸

朱子知行之說本於博文約禮論語學而篇大全朱  
致知力行而性理大全為學總論朱子曰垂賢說  
知便說行大學說如切如磋道學也便說如琢如磨  
自脩也中庸說學向思辨說為行顏子說博然古  
我以此文謂致知格物約禮我以禮謂克己復禮然古  
所謂知行與博文約禮所指不同也博學於文文謂



詩書禮樂故其所學而知者在知言不知禮在言則  
謂知其文義已在禮則謂知其節文度數已不必求  
深知天地萬物之理性命道德之奧與禮樂之原也  
約之以禮謂踐禮已其所學而知者在外而不在已  
至於踐禮以行之而後其而在外者收斂以歸諸身  
故曰約之亦不必求諸心也是博文約禮先後之序  
為爾至於知行則不然知者謂真知之也行者謂力  
行之也力行之久習熟之至而後直知之故知不必

也  
先行不必後如曰非知之艱行之艱尚書說行必  
力之故曰艱知不容力貴默而識之故曰非艱古之  
道為爾朱子又據大學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以  
立知先行後之說性理大全為學總論朱子曰知行  
見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答吳晦叔書曰夫  
行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而觀之則知之為先  
行之為後無可疑者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  
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  
哉蓋古人之教自其孩提而教之以孝弟誠敬之實  
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即  
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理所在而致  
踐履之功及其十五歲學於大學則其洒掃



對之固不離射術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畧已小  
成矣於是其所不離之知而教之以格物而致其知矣致  
知云者因其所不離之知而致之也及其所未知者  
而極其至也其所以至於極也萬物之理而一以貫  
之然後為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今就其一事之  
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  
學之成以進夫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  
豈能居然以去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其知哉且  
易之所謂忠信修辭者聖學之實事貫始終而言者  
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視毋誑男唯女俞  
之聯固已知而能之矣知至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  
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  
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  
致知為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中  
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

以不正身可以不脩家可以不存也但以為必知之  
至然後所以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以  
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  
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  
其至而後行哉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  
如前所論二端而已但至於豁然貫通則內外精粗  
自無一不致也殊不知大學所謂格物者亦謂習其事而熟  
之自然有所謂得而後知生已如孟子德慧術知亦  
然心術知者恒存乎疾疾  
唯德生慧唯術生知  
亦古言也朱子以窮理解格物也折衷其也窮至事  
物之理欲其極  
殊不知窮理者贊聖人作易之言  
處無不至也











宗賢黃宗賢  
惟賢顧惟賢  
去至守仁門人

撰知本體原是如此若知得宗旨時即說箇  
亦不好亦不是一箇若不會宗旨便說中一箇亦  
得甚事只是同說箇事可謂聰敏之至矣然亦不知  
按愛仁守仁門人徐愛可謂聰敏之至矣然亦不知  
遵先王之教豈不惜乎

朱子居敬窮理之說朱子語類論語雍也篇仲弓問子夏伯子  
此去律事凡事都要如此此便是居敬而不行箇求

若果能居敬則理明心定之類性理大全為學統論

朱子曰學者須是培養今不做培養工夫如何窮得  
理此一事互相發能窮理則程子言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生敬只是主一也

居敬工夫且益窮理工夫且益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則自  
能居敬則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則自  
窮理工夫且益窮理工夫且益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則自

窮理工夫且益窮理工夫且益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則自  
窮理工夫且益窮理工夫且益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則自

窮理工夫且益窮理工夫且益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則自  
窮理工夫且益窮理工夫且益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則自

窮理工夫且益窮理工夫且益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則自  
窮理工夫且益窮理工夫且益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則自

窮理工夫且益窮理工夫且益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則自  
窮理工夫且益窮理工夫且益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則自

窮理工夫且益窮理工夫且益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則自  
窮理工夫且益窮理工夫且益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則自

窮理工夫且益窮理工夫且益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則自  
窮理工夫且益窮理工夫且益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則自

窮理工夫且益窮理工夫且益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則自  
窮理工夫且益窮理工夫且益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則自

窮理工夫且益窮理工夫且益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則自  
窮理工夫且益窮理工夫且益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則自

窮理工夫且益窮理工夫且益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則自  
窮理工夫且益窮理工夫且益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則自

窮理工夫且益窮理工夫且益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則自  
窮理工夫且益窮理工夫且益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則自

窮理工夫且益窮理工夫且益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則自  
窮理工夫且益窮理工夫且益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則自

窮理工夫且益窮理工夫且益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則自  
窮理工夫且益窮理工夫且益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則自

窮理工夫且益窮理工夫且益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則自  
窮理工夫且益窮理工夫且益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則自

窮理工夫且益窮理工夫且益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則自  
窮理工夫且益窮理工夫且益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則自

窮理工夫且益窮理工夫且益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則自  
窮理工夫且益窮理工夫且益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則自

窮理工夫且益窮理工夫且益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則自  
窮理工夫且益窮理工夫且益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則自

窮理工夫且益窮理工夫且益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則自  
窮理工夫且益窮理工夫且益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則自

誨

夫從<sub>陸</sub>上<sub>二</sub>辭<sub>一</sub>學如楊敬仲輩持守其過在不遵先王  
得亦好若肯去窮理復窮得分明其過在不遵先王  
之教求<sub>理</sub>心而心昏則理不可得而見之故又有若  
敬之說以持其心心豈可持乎哉皆臆度以言之而  
未嘗親為其事者也故其說如可聽為俗人所悅皆  
出於私意妄作非古之道也

孔子好學論語屢以自道宋儒不知其義以爲謙辭  
公治長蓋子曰才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  
丘之好學也大宰問政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小人  
言辭又述而篇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乎  
厥論久不倦則此謂之學也矣公西華曰正學乎



不能學也朱註此  
亦夫子之論辭也  
仁齋先生以為稽古補偏  
而後古  
亦述而不作  
而不自用也  
惟而好古必考古也  
夫子之  
徒買於竟舜何能  
不能作然  
各祖述堯舜  
憲章文武  
皆好古傳述  
而不敢有所創作  
者何哉  
蓋聖人之所  
以為聖人者  
不在自用其智  
而在廣資衆智  
不好自  
我作古而好事  
必稽古況往  
聖與則布在  
方策  
惑之  
而有餘信之  
而可法  
何以創作為夫子之言  
蓋慎安  
也  
皆非也  
夫道者先王所立  
非天地自然有之焉  
生民以來數千載  
更數十聖人  
之心力知巧所成而  
非一聖人終身之力所能為  
故垂聖人不學不能知  
道是孔子所以學也  
後儒祖聞老氏之說  
混成先  
學問之功者哉  
天下豈有大於  
學問之功者哉  
得其正以待世  
問而後救偏補  
弊能成其德則  
天下豈有大於  
學問之功者哉  
六者皆天下之美  
意造  
德然或原于氣  
作也  
皆之稟或出於  
好尚之偏而不能  
得其正以待世  
問而後救偏補  
弊能成其德則  
天下豈有大於  
學問之功者哉

地生氣分寥方獨立不改周行而不知可以為天也  
毋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々  
曰遠々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  
四大焉人法地之法天之道法自然  
以為  
道者天地自然有之苟有聖德則道舉而措之故其  
說皆窒碍不通矣

仁齋先生曰學問以道德為本見為用非若今人專  
以讀書冊講義理為學向者比焉  
諸孟子字義學問  
為用孔子曰有教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可見聖  
人以修德行為學問  
而非若今人之以道術  
為道術以字句為學問也又曰蓋百不知而  
我無見也多聞得其善者而從之  
多見而識之  
知之



次也。又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過。多見則殆。惟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見聞為用，而非其本。今人之所以善，皆冊講義、理學、學問之類也。孟子所謂存養擴充之類，皆即是學。先儒云：學兼知行而言，得之矣。殊不知學者，學先王之道，以求成德於己耳。故道德之外，豈有它哉？何本末之有也？且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則孔子惡夫佞者。論語先進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路曰：有異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今以讀書冊為非，世所謂道學先生，自有此俗態，豈不醜哉！且所謂見聞為用者，引子張子孫，現是自行。

禘之道，豈學問之法哉？舍六經而求諸見聞，其不驛然自恣者，幾希。

學問之道，以作聖人為先。蓋聖人知大仁至，而其思深遠也。其所立教人之法，治國之術，皆有若過遠不近人情者，存焉。乃後儒好自用其智，而信聖人之不深，故其意謂上古之法不合今世之宜，遂別立居敬窮理、主靜致良知種種之目，為是皆其私智淺見，所為耳。殊不知道無古今一也。設使聖人之教，合今

史記孟軻傳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遠而濶於事



世之宜則亦非聖人焉故學者苟能一意導人  
教習之久與定化而後能見聖人之教且萬世有不  
可得而易者也

讀書之道以識古文辭識古言為先如宋諸老先生  
其稟質聰敏操志高邁豈漢唐諸儒所能及哉然自  
韓柳出而後文辭大變而言古今殊矣諸先生生於  
其後以今文視古文以今言視古言故其用心雖勤  
卒未得古之道者職此之由及於明滄溟先生始倡

議  
撫

古文辭而士頗能讀古書如說後世之書者亦有之  
祇其所志僅在立明子長之間而不及六經豈不惟  
乎然苟能遵其教而知古今文辭之所以殊則古言  
可識古義可明而古聖人之道可得而言焉學者其  
留意諸此章義已出辨道考注又四部稿李于鱗先  
生傳李于鱗者諱攀龍其家近東海因自號  
滄溟云云于鱗既以古文辭創起齊魯間意不  
可一世學而居曹無事悉取諸名家言讀之以為  
紀述之文厄於東京班氏姑其我者耳不以規矩  
不能方圓操議成愛日氣富有今矣尚書莊在檀  
弓考功司馬其成言班如也法則爽如也吾其  
而裁其衷孫字成裁屬辭成篇以求於古之作



而已

大学小学学校之名也礼记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

学在郊天子曰辟雍朱子以为学向有大小之分者

大学章句序三代之隆其法寔備然後王官國都以及

及國巷莫不有学人生八歲則自主公以下至於庶

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

礼樂射御書教之文及其十有五歲則自天子之元

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

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又

学校之教大小非也賈誼所言唯以大事小事大節

之節所以分也賈誼新書容經篇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学

小節言之賈誼新書容經篇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学

焉業大道焉是以邪放非辟無因入之焉諺曰君子

重業小人無由入正人十信邪辟無由來古之人其

謹於所近乎詩曰越越械構薪之樵之濟濟辟王

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

内則所載十歲至二十歲其所學次第可以見已礼

内則十年出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礼

礼帥初朝夕学幼儀諸肄簡諒十有三年学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可以六藝

亦終身之業周礼大司徒五礼之義樂六樂之歌舞射五

射之法御五御之節昏六書之品數九數之計孔疏案保氏職掌養國子以道教之六藝一曰五礼二曰

六樂三曰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七曰禮八曰樂九曰射十曰御十一曰六書十二曰九數十三曰禮十四曰樂十五曰射十六曰御十七曰六書十八曰九數十九曰禮二十曰樂二十一曰射二十二曰御二十三曰六書二十四曰九數二十五曰禮二十六曰樂二十七曰射二十八曰御二十九曰六書三十曰九數三十一曰禮三十二曰樂三十三曰射三十四曰御三十五曰六書三十六曰九數三十七曰禮三十八曰樂三十九曰射四十曰御四十一曰六書四十二曰九數四十三曰禮四十四曰樂四十五曰射四十六曰御四十七曰六書四十八曰九數四十九曰禮五十曰樂五十一曰射五十二曰御五十三曰六書五十四曰九數五十五曰禮五十六曰樂五十七曰射五十八曰御五十九曰六書六十曰九數六十一曰禮六十二曰樂六十三曰射六十四曰御六十五曰六書六十六曰九數六十七曰禮六十八曰樂六十九曰射七十曰御七十一曰六書七十二曰九數七十三曰禮七十四曰樂七十五曰射七十六曰御七十七曰六書七十八曰九數七十九曰禮八十曰樂八十一曰射八十二曰御八十三曰六書八十四曰九數八十五曰禮八十六曰樂八十七曰射八十八曰御八十九曰六書九十曰九數九十一曰禮九十二曰樂九十三曰射九十四曰御九十五曰六書九十六曰九數九十七曰禮九十八曰樂九十九曰射一百曰御一百一曰六書一百二曰九數一百三曰禮一百四曰樂一百五曰射一百六曰御一百七曰六書一百八曰九數一百九曰禮一百十曰樂一百一十一曰射一百一十二曰御一百一十三曰六書一百一十四曰九數一百一十五曰禮一百一十六曰樂一百一十七曰射一百一十八曰御一百一十九曰六書一百二十曰九數一百二十一曰禮一百二十二曰樂一百二十三曰射一百二十四曰御一百二十五曰六書一百二十六曰九數一百二十七曰禮一百二十八曰樂一百二十九曰射一百三十曰御一百三十一曰六書一百三十二曰九數一百三十三曰禮一百三十四曰樂一百三十五曰射一百三十六曰御一百三十七曰六書一百三十八曰九數一百三十九曰禮一百四十曰樂一百四十一曰射一百四十二曰御一百四十三曰六書一百四十四曰九數一百四十五曰禮一百四十六曰樂一百四十七曰射一百四十八曰御一百四十九曰六書一百五十曰九數一百五十一曰禮一百五十二曰樂一百五十三曰射一百五十四曰御一百五十五曰六書一百五十六曰九數一百五十七曰禮一百五十八曰樂一百五十九曰射一百六十曰御一百六十一曰六書一百六十二曰九數一百六十三曰禮一百六十四曰樂一百六十五曰射一百六十六曰御一百六十七曰六書一百六十八曰九數一百六十九曰禮一百七十曰樂一百七十一曰射一百七十二曰御一百七十三曰六書一百七十四曰九數一百七十五曰禮一百七十六曰樂一百七十七曰射一百七十八曰御一百七十九曰六書一百八十曰九數一百八十一曰禮一百八十二曰樂一百八十三曰射一百八十四曰御一百八十五曰六書一百八十六曰九數一百八十七曰禮一百八十八曰樂一百八十九曰射一百九十曰御一百九十一曰六書一百九十二曰九數一百九十三曰禮一百九十四曰樂一百九十五曰射一百九十六曰御一百九十七曰六書一百九十八曰九數一百九十九曰禮二百



鳴和聲鳥遂永曲過大詔  
君表舞文衡遂禽表尺井  
左六書者

鄭司農云

贏

大詔不夏大漢大武五射者先鄭曰白參連刻注  
諸九數者先鄭云方曰粟精差分少廣高而朱子  
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此九章之術是也

以屬小學之事而別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為  
六學所教豈然乎大學所言工夫唯在格物而致知  
以下皆其效驗已大學在郊小學在公宮南之左而  
鄉曰庠術曰序家曰塾禮記學記右之教者家有塾  
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鄭注  
術當為遂聲之誤也古者仕  
朝夕坐於門側之堂謂之塾周禮  
二千五百家為遂黨屬  
於鄉遂在遠郊之外是小學與庠序校塾為庠序

校塾為鄉術州里人所游而小學乃世子所習禮處  
賈誼所言亦世子之禮則朱子之說豈非謬乎文王  
世子曰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于戊秋文學  
羽籥皆於東序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  
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內則曰有虞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  
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  
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學養庶老於虞



内則之文止于此按此文共見王制内則三篇頭為之次第則此引内則當作王制

庠虞庠在国之西郊是庠序学校瞽宗皆所習之礼不同故其官室之制亦異是其所以殊名也大学具庠序瞽宗之制亦可見已朱子一際歧為大小学者豈非謬乎王制曰凡入学以齒將出学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学不愛王親視学不愛王三日不日舉屏之遠方是古所謂入学謂通学也非若後世養生徒於学者也朱子昧乎古礼皆謬矣







